

## 手稿整理

###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(二)：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

#### 壹、整理方法的修正

筆者在進行徐復觀先生〈生與性--中國人性論史的一個方法上的問題〉手稿比對時，是以發表的單篇論文為主，「先掃描該篇，經轉換為文字，經校對後才比對與手稿的差異，亦即試圖藉由比對，瞭解手稿和初發表的論文間的差異。再比對收於專書中的內容，究竟有多少的變動。」但在「進行的方法」提到的，是希望「呈現手稿的內容為主，其間的差異，分別以引號(「」或『』)標示，並利用註腳進行隨頁註。」然而有讀者建議，各篇完整的手稿，他們不易見到，不若以彙編為專書內容為主，反倒容易取得，透過註語的說明更能掌握。此為整理第二篇手稿的修正之一。

對於手稿與單篇發表的文章(簡稱「論文」、彙整為專著(簡稱「專書」)等三者的比對，僅採用單引號(「」)與雙引號(『』)做為區別，分別加註語予以說明。在閱讀上却造成困擾，不易區別其差異，故改採用〔〕符號表示單篇論文與收入專書間的差異；採用【】符號表示手稿與單篇論文、收入專書間的差異；並於註語說明其間的不同。手稿之字跡未能辨識者，乃以「■」標示。此其二。

本文改以專書之內容為基礎，標示之方式：1.論文出現之文字而不在專書之中，則逕予補入，並加註語；2.專書出現之文字而不在論文中者，則在註中標示論文的文字，以示與專書的差異；3.手稿出現之文字而不在專書或論文中者，逕予以補入，並加註語說明，專書或論文中未見者；4.專書或論文出現之文字而不在手稿之中者，則在註中標示其內容文字的差異。

其它則仍依第一章整理的方法處理。

#### 貳、〈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〉內容的比對

##### 〔第二章、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〕<sup>1</sup>

##### 〔一、概述〕<sup>2</sup>

中國【的】<sup>3</sup>人性論，發生於人文精神進一步的反省。所以人文精神之出

<sup>1</sup> 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「第二章」等3字，有副標示：「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一」等字。手稿作「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」，1960年11月5日在《民主評論》第11卷21期發表。

<sup>2</sup> 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節的標題。

現，【為】<sup>4</sup>人性論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。中國文化，為人文精神的文化，現時固已成為定論。〔但此處得先提醒一句，中國的人文精神，在以人為中心的這一點上，固然與西方的人文主義相同；但在內容上，却相同的很少，而不可輕相比附。中國的〕<sup>5</sup>人文精神【之出現】<sup>6</sup>，並非突然【出現】<sup>7</sup>，而【係】<sup>8</sup>經過長期孕育【而來】<sup>9</sup>，尤其是經過了神權的精神解放而來【的】<sup>10</sup>。

人類文化，都是從宗教開始，中國也不【能】<sup>11</sup>例外。但是文化形成一種明確【而合理】<sup>12</sup>的觀念，因而與人類行為以提高向上的影響力量，則須【要文化】<sup>13</sup>發展到有某程度的自覺性。宗教可以誘發人的自覺【，表現人的自覺】<sup>14</sup>；但原始宗教，常常是由對【於自然現象及各種災害省察的恐怖而投靠向不可知地力量的皈依；這種由■下】<sup>15</sup>【天災人禍】<sup>16</sup>的恐怖情緒而來的原始性地【對神秘之力的】<sup>17</sup>皈依，並不能表示何種自覺的意義。即在高度發展的宗教中，也因人、因時代之不同，而可成為人地自覺的助力；也可成為人地自覺的障礙。從遺留到現在的殷代銅器來看，中國文化，到殷代已【經】<sup>18</sup>有了很長的歷史，完成了相當高度地發達。但從甲骨文中，可以看出殷人的精神生活，還未脫離原始狀態；他們的宗教，還是原始性地宗教。【及】<sup>19</sup>當時他們的行為，似乎是通過卜辭而【〔完〕<sup>20</sup>全】<sup>21</sup>決定於外在的神--祖宗神、自然神、及上帝。周人的貢獻，便是在傳統的宗教生活中，注入了自覺的精神；把文

<sup>3</sup> 按，手稿作「之」字。

<sup>4</sup> 按，手稿作「及」字。

<sup>5</sup> 按，此 60 餘字，論文及手稿僅用「但此種」三字替代。

<sup>6</sup> 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3 字。

<sup>7</sup> 按，手稿作「而來」。

<sup>8</sup> 按，手稿作「是」字。

<sup>9</sup> 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 字。

<sup>10</sup> 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11</sup> 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。

<sup>12</sup> 按，手稿無此 3 字。

<sup>13</sup> 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3 字。

<sup>14</sup> 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6 字。

<sup>15</sup> 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30 餘字。

<sup>16</sup> 按，手稿無此 4 字。

<sup>17</sup> 按，手稿無此 6 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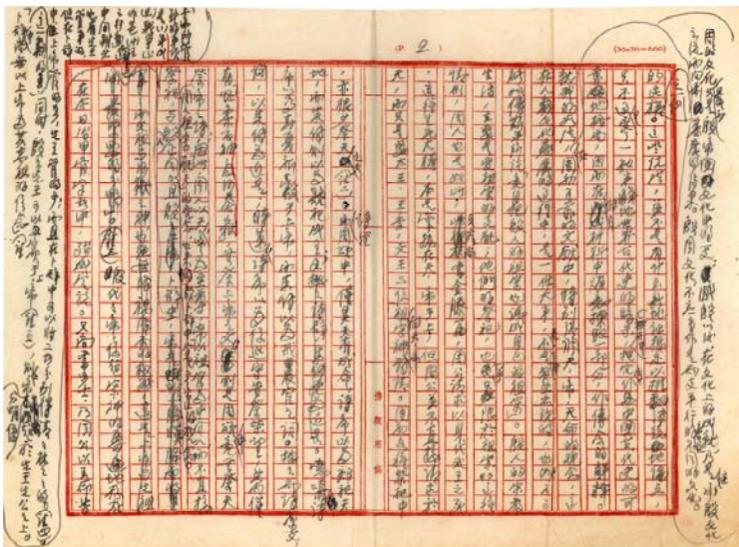
<sup>18</sup> 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19</sup> 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。

<sup>20</sup> 按，論文無此字。

<sup>21</sup> 按，手稿僅作「一」字。

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，提昇而為觀念方面的展開，以啟發中國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。【以下試略加申述。】<sup>22</sup>



<sup>22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6 字。

〔二、周初文化的系屬問題〕<sup>23</sup>

近來談殷周文化關係的人，我覺得有兩點偏【見】<sup>24</sup>。第一點，忽視了殷代文化，是經過了長期發展的結果，於是認為殷代的上帝，【皆】<sup>25</sup>是部落的宗神；而周人所稱的上帝，乃是以殷人的宗神為自己的宗神(註一)。第二點，一方面強調中國古代文化與〔中近東〕<sup>26</sup>的關係，好像古代的文化交流，比現在還容易。【但另】<sup>27</sup>一方面却忽視殷代的「帝國地」性質【(註二)】<sup>28</sup>，忽視了周人自述的「革命」的意義，〔更忽視了殷周的世系是同出於帝嚳，〕<sup>29</sup>而把殷周看作先是兩個互不相干，後來却互相敵對的兩個文化系統不同的部族。甚至許多人把周對殷的革命，看作是歷史上野蠻民族，征服了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之一例。這些說法，並不是有什麼新地證據足以推翻傳統地論點，只不過是受了【不完全】<sup>30</sup>地世界古代史【的知識】<sup>31</sup>的暗示，無形中把它當作中國古代史的可靠地格局，因而在【現成】<sup>32</sup>材料中隨意揀取一部分，作附會的解釋。〔周公在殷遺民前強調「殷革命命」，以證明周革殷命之為正當(註三)；由此可知周未取殷之前，固承認殷之政權係由天所命，亦即係天之代表；則夏殷在未亡時，原為當時所共同承認之共主，殆無疑義。所以〕<sup>33</sup>就我的看法，【周的文化，最初只是殷帝國文化中的一支；滅殷以後，在文化〔制度〕<sup>34</sup>上的成就，乃是繼承殷文化之流而向前發展的結果。殷周文化，不應當看作是兩支平行的不同系統的文化。《論語》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」(〈為政〉)。又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」(〈八佾〉)，這分明是說周文化係由殷文化的繼承發展而來。】<sup>35</sup>在周初可靠的文獻中，特別強調天、帝、天命的觀念，這在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中，是一件大

<sup>23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在此節序號及標題作「一、周初文化，是殷帝國文化中的一支流」。

<sup>24</sup>按，手稿作「差」字。

<sup>25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。

<sup>26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作「西方」。

<sup>27</sup>按，手稿無此2字。

<sup>28</sup>按，手稿無此「註二」。

<sup>29</sup>按，論文與手稿無此15字。

<sup>30</sup>按，手稿作「一知半解」。

<sup>31</sup>按，手稿無此3字。

<sup>32</sup>按，手稿作「傳統」。

<sup>33</sup>按，論文和手稿皆無此70餘字。

<sup>34</sup>按，論文無此2字。

<sup>35</sup>按，手稿無此120餘字。

事；【既不可能是】<sup>36</sup>突然出現的，也決不可能如傅斯年所說〔的，〕<sup>37</sup>「竟自把殷人的祖宗也認成自己的祖宗」。殷人的宗教生活，主要是受祖宗【神】<sup>38</sup>的支配〔：他們的祭祀，也似乎只限於祖宗，【乃至其他自然神；到現在為止，似乎還沒有發現祭天、帝的可靠證據。〕<sup>39</sup>他們與天、帝的關係，都是通過自己的祖宗作中介人。周人的情形，也正是】<sup>40</sup>如此。【只看】<sup>41</sup>《尚書·金縢篇》，【是記載】<sup>42</sup>周公請求以身代武王之死【的故事】<sup>43</sup>。這種生死大權，本是掌握在天、帝手【中】<sup>44</sup>；但周公並不直接請求於天，而只是要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三位祖宗神，向天、帝轉請。〔周初各種祭祀中，亦似無祭天之文（註三）。《詩經·周頌》中，僅〈昊天有成命〉，《詩序》以為是郊祀天地，而《朱傳》則以為是疑祀成王；〈噫嘻〉，《詩序》以為是春夏祈穀於上帝，而《朱傳》則以為是戒農官之詞。按之兩詩原文，以《朱傳》為近是。〈時邁〉，《詩序》以為係巡守告祭柴望，然內僅有『懷柔百神，及河喬嶽』。【並】<sup>45</sup>無祭天之明文。則是《周頌》中竟無祭天祭帝之詩；因此，〕<sup>46</sup>周人以天、帝為至尊，〔故〕<sup>47</sup>常以祖宗為中介人，〔而不直接祭祀，〕<sup>48</sup>與殷人正同【（註四）】<sup>49</sup>。周人祖宗「配天」的觀念，也來自殷卜辭中「賓于帝」的觀念。【傅氏以卜辭中的帝，指的是宗神；但】<sup>50</sup>殷卜辭中，「上帝所管到的事項是（一）年成，（二）戰爭，（三）作邑，（四）王之行動」（〔註五〕<sup>51</sup>）。「這中間雖然也有先王管事的，但在卜辭中，這一類的事，上帝管的多，先王管的少；而且在卜辭中可以將二者分別得清清楚楚的」（〔註六〕<sup>52</sup>）。同時，殷【之】<sup>53</sup>先王可以賓于上帝（〔註七〕<sup>54</sup>），則

<sup>36</sup>按，手稿作「是不可能」。

<sup>37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字。

<sup>38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39</sup>按，專書此處少 40 餘字。

<sup>40</sup>按，此 50 餘字，手稿僅作「這種情形，周人也是」。

<sup>41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 字。

<sup>42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2 字。

<sup>43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3 字。

<sup>44</sup>按，手稿作「上」。

<sup>45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46</sup>按，專書此處作「而不直接祭祀，」等 6 字，即少了約 170 餘字。

<sup>47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字。

<sup>48</sup>按，專書無此 6 字。

<sup>49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2 字。

<sup>50</sup>按，此 16 字，手稿僅作「且」。

<sup>51</sup>按，論文此處作「註四」，手稿作「註三」。

<sup>52</sup>按，論文此處作「註五」，手稿作「註四」。

上帝分明係超於先王先公之上。「卜辭中尚無以上帝為其高祖的信念」(〔註八〕<sup>55</sup>)，殷代之帝，係超【祖】<sup>56</sup>宗神的普遍地存在，在今日治甲骨學者中，殆成定說。又《尚書·多士》，乃周公以王命告殷頑民之辭；〈多方〉為周公以王命告多國，尤其是「殷侯尹民」之辭。〈多士〉一篇中稱「帝」者六，稱「上帝」者二，皆指【最高神】<sup>57</sup>之上帝而言；其中「自成湯至於帝乙」之「帝乙」，乃殷祖宗中之冠以「帝」字者。〈多方〉稱「帝」者三，皆係指【最高神】<sup>58</sup>之上帝而言；其中「乃至於帝乙」之「帝乙」，正與〈多士〉中所稱之帝乙相同。殷之先王先公，有冠以帝字者，亦有不冠以帝字者；就〈多士〉〈多方〉兩篇考之，是周初對於上帝之帝，與殷〔先王先公〕<sup>59</sup>中之以帝稱者，區分得甚為清晰。【何曾有周人把殷人的宗神當作自己宗神之說？】<sup>60</sup>「帝」與「天」常互用；然稱帝則表現此至高無上之神的人格性者特重，而天乃此一人格神所居住之世界。殷人既有明顯之上帝觀念，卜辭中有「帝令」之名詞，則殷人亦必有天之觀念，而「帝令」即等於天命。卜辭中之「天」字皆作「大」字用，似未見有作天字本義用的；但我因下面兩個理由，覺得不應因此便斷定殷代沒有天字。(一)此時天與大適用，〔〈多士〉之〕<sup>61</sup>「大邑商」亦稱「天邑商」；有作「大」義之天字，亦當有作「天」本義之天字。(二)不能因今日所能看到之甲骨材料，【以】<sup>62</sup>概括殷代全部之材料。殷代除甲骨文以外，尚「有冊有典」(〔註九〕<sup>63</sup>)。今日《尚書》中之《商書》，不僅不是戰國時晉人之作或宋人之擬作(〔註十〕<sup>64</sup>)，且其文字雖經多次之傳抄轉述，當傳抄轉述之際，常有以今譯古之情形；但其原始材料，皆出於當時典冊散亂之遺，為研究歷史者的重要立足點。〔一種新思想、觀念之出現，在歷史中是一件大事。由思想觀念出現之前後，以推論相關典籍出現之先後，這係過去考據家所忽略了

<sup>53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。

<sup>54</sup>按，論文此處作「註六」，手稿作「註五」。

<sup>55</sup>按，論文此處作「註七」，手稿僅作「註」。

<sup>56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。

<sup>57</sup>按，手稿作「普遍性」。

<sup>58</sup>按，手稿作「普遍性」。

<sup>59</sup>按，論文作「祖先公」，手稿作「祖先」。

<sup>60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19 字。

<sup>61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3 字。

<sup>62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。

<sup>63</sup>按，論文作「註八」，手稿作「註七」。

<sup>64</sup>按，論文作「註九」，手稿作「註八」。

的一個重要方法。《虞書》中之思想、觀念，較《周書》為豐富，故其成立當遠在《周書》之後。《商書》中之思想觀念，較《周書》為貧弱，故其成立，自在《周書》之前。〕<sup>65</sup>不能因〔現有〕<sup>66</sup>甲骨文中無本義之天字，遂否定《商書》之真實性；而《商書》中固屢用天字【及天命一詞】<sup>67</sup>。居住於黃河大平原，對於頭頂上有日月星之蒼蒼地大圓形的形象，一直到由銅器所代表的技術已經很進步的殷代，對【它】<sup>68</sup>尚無明顯地感受性，似乎是說不通的。何況當時的農業已成為經濟的基礎，而農業與天時天象又是如此密切。若在此種情形之下，尚不能浮出「天」的觀念，不能加【它】<sup>69</sup>一個名稱，那才是【歷史上】<sup>70</sup>不可理解的事。因此，周初的天、帝、天命【等】<sup>71</sup>觀念，都是屬於殷文化的系統。此外，殷人不僅以龜作貞卜之用，且視龜為寶物。〈大誥〉是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時所作的；一則曰「甯王(文王)遺我大寶龜」。再則曰「我有大事休，朕卜并吉……于得吉卜」。三則曰〕<sup>72</sup>「甯王惟卜用」；則是對龜及卜的觀念，亦與殷無異。總括的說，周原來是在殷帝國的政治、文化體系之內的一個方國；他關於宗教方面的文化，大體上是屬於殷文化的一支；但在文物制度方面，因為它是方國的關係，自然沒有殷自身發展得完備。殷之與周，決不可因偶有「戎殷」一詞，便忘記了對「大邑商」而自稱為「小邑」的情形，認為是兩個不同質的文化系統。【但人類精神的自覺，並不一定受物質成就的限制。周之克殷，乃係一個有精神自覺的統治集團，克服了一個沒有精神自覺〔或自覺得不夠〕<sup>73</sup>的統治集團。】<sup>74</sup>先釐清了這一點，才能對《尚書》中周初的文獻，作順理成章的了解。

〔三、敬的觀念之出現〕<sup>75</sup>

周人在宗教方面，雖然是屬於殷的系統；但在周人的領導人物中，却可

<sup>65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130 餘字。

<sup>66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2 字。

<sup>67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5 字。

<sup>68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69</sup>按，手稿作「上」字。

<sup>70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3 字。

<sup>71</sup>按，手稿作「的」字。

<sup>72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16 字。

<sup>73</sup>按，論文無此 6 字。

<sup>74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60 字。

<sup>75</sup>按，論文此節的序號及標題作「二、敬的觀念之提出，及原始宗教的情況」，手稿作「二、敬的觀念之提出，及原始宗教的轉化」。

以看出有了一種新精神躍動。因為有了這種新精神的躍動，【才】<sup>76</sup>使傳統的宗教有了新地轉向，也即是使古代整個地文化，有了新地【發展】<sup>77</sup>。

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(政權)，成為新地勝利者；但通過周初文獻所看出的，並不【像】<sup>78</sup>一般民族戰勝後的趾高氣揚的氣象，而是《易傳》所說的「憂患」【意識(〔註十一〕<sup>79</sup>)】<sup>80</sup>。憂患【意識】<sup>81</sup>，不同於作為原始宗教動機的恐怖〔、絕望〕<sup>82</sup>，一般人常常是在恐怖〔絕望〕<sup>83</sup>中感到自己過分地渺小，而放棄自己的責任，一憑外在地神為自己作決定。在憑外在地「神」【為自己】<sup>84</sup>作決定後的行動，對人的自身來說，是脫離了自己【的】<sup>85</sup>意志主動、理智導引的行動；這種行動是沒有道德評價可言，因而這實際是在觀念地幽暗世界中的行動。由卜辭所描出的「殷人尚鬼」的生活，正是這種生活。「憂患」與恐怖〔、絕望的〕<sup>86</sup>最大不同之點，在於憂患心理的形成。乃是【從】<sup>87</sup>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考而來的遠見；在這種遠見中，主要發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係，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。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來的要以己力突破〔點〕<sup>88</sup>困難而尚未【突破】<sup>89</sup>時的心理狀態。所以憂患意識，乃人類精神開始【直接】<sup>90</sup>對事物【發生責任感】<sup>91</sup>的表現，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現。

此種憂患【意識】<sup>92</sup>的誘發因素，【從《易傳》看，當】<sup>93</sup>係來自周文王與

<sup>76</sup>按，手稿作「而」字。

<sup>77</sup>按，手稿作「轉向」。

<sup>78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79</sup>按，論文作「註十」。

<sup>80</sup>按，手稿作「精神『註九』」。

<sup>81</sup>按，手稿作「精神」。

<sup>82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2字。

<sup>83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2字。

<sup>84</sup>按，手稿無此3字。

<sup>85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86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3字。

<sup>87</sup>按，手稿作「由於」字。

<sup>88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字。

<sup>89</sup>按，手稿作「破突」字。

<sup>90</sup>按，手稿作「取得」字。

<sup>91</sup>按，手稿作「之主宰性」字。

<sup>92</sup>按，手稿作「精神」。

<sup>93</sup>按，此5字，手稿僅作「應」字。

殷紂間的微妙而困難的處境【（〔註十二〕<sup>94</sup>）】<sup>95</sup>。但此種精神地自覺，却正為周公召公們所繼承擴大。〈大誥〉是「周公相成王將黜殷」（〈書序〉）時作的，一則曰【「予惟小子，若涉淵水」，再則者曰】<sup>96</sup>「肆予冲(幼)人，永思艱。曰，嗚呼！允蠹(驚擾)鰥寡，哀哉。予造(遭)天役，遺大投艱于朕身；越予冲人，不印(我)自恤」。**【再】**<sup>97</sup>則曰「朕言(語詞)艱日思(日思其艱之意)」。**〈君奭〉**是周公告召公之詞，他說「我受命無疆惟休，亦大惟艱」。**〈康誥〉**是周公居攝，封康叔於康時對康叔的告戒（〔註十三〕<sup>98</sup>）。康叔統三監之地的成功與失敗，實即周室政權之成功與失敗，故本篇最可代表周公的政治思想。《孔叢子》說〈康誥〉是「稱述文王之德，以成勅戒之文」；《孔叢子》雖屬偽書，但這兩句話却很中肯綮的。**【〈康誥〉中〔有六處是以「王曰嗚呼」為發端之辭，表露這種意識最為明顯〕<sup>99</sup>。】**<sup>100</sup>〈召誥〉是「召公因周公之歸，作書致告達之於王」（〔註十四〕<sup>101</sup>）的。所以它是召公對成王所作的一篇政治教育，與〈康誥〉同其重要。**【周公之歸，成王乃真即王位，這在後世，應當有一番祝頌之辭；但】**<sup>102</sup>召公一開始便說「惟王受命，無疆惟休，亦無疆惟恤(憂)。嗚呼，曷其奈何弗敬」。

〔在以信仰為中心的宗教氣氛之下，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，把一切問題的責任交給於神，此時不會發生憂患意識；而此時的信心，乃是對神的信心。只有自己擔當起問題的責任時，才有憂患意識。〕<sup>103</sup>這種憂患意識，實際是**【蘊蓄著】**<sup>104</sup>一種堅強地意志和奮發的精神。所以〈大誥〉中一則說「無咎(告)于恤**【艱苦，】**<sup>105</sup>勿訴說自己之艱苦」，不可不成乃甯考(文王)圖功」。又說，「天闔咎我成功所，予不敢不極率甯王圖事」。《蔡傳》對上句的解釋是「言天之

<sup>94</sup>按，論文作「註十一」。

<sup>95</sup>按，手稿無此註。

<sup>96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文此 12 字。

<sup>97</sup>按，手稿作「三」字

<sup>98</sup>按，論文作「註十二」，手稿作「註十」。

<sup>99</sup>按，此 20 餘字，論文作「表現得最明顯的是『嗚呼，小子封，恫瘝乃身，敬哉』的話」。

<sup>100</sup>按，此 20 餘字，手稿作「表現得最明顯的是『嗚呼，小子封，恫瘝乃身，敬哉』的話」。

<sup>101</sup>按，論文作「註十三」，手稿作「註十一」。

<sup>102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5 字。

<sup>103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70 餘字。

<sup>104</sup>按，手稿作「代表」2 字。

<sup>105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 字。

所以閉塞艱難，國家多難者，乃我成功之所在」。在憂患意識躍動之下，人的信心的根據，漸由神而轉移向自己本身行為的謹慎【與】<sup>106</sup>努力。這種【謹慎與】<sup>107</sup>努力，〔在周初是〕<sup>108</sup>表現在「敬」、「敬德」、「明德」等觀念裏面。【尤其是一個敬字，實貫穿於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，這是直承憂患意識的警惕性】<sup>109</sup>而來的精神斂抑、集中，及對事【的】<sup>110</sup>謹慎、認真的心理狀態。這是人【在】<sup>111</sup>時時反省自己的行為。規整自己的行為的心理狀態。【周初所強調的敬的觀念，與宗教的虔敬，近似而實不同。宗教的虔敬，是人把自己的〔主〕<sup>112</sup>體性消解掉，將自己投擲於神的面前而澈底皈歸於神的心理狀態。周初所強調的敬，是人的精神，由散漫而集中，並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於自己所負的責任之前，凸顯出自己主體的積極性與理性作用。敬字的原來意義，只是對於外來侵害的警戒，這是被動的直接反應的心理狀態。周初所提出的敬的觀念，則是主動的，〔反省的，〕<sup>113</sup>因而是內發的心理狀態。這正是自覺的心理狀態，與被動的警戒心理有很大的分別。所以〔《尚書·無逸》「周公曰，嗚呼，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。厥或告之曰，小人怨汝詈汝，則皇自敬德。厥愆，曰朕之愆，允若時。不啻不敢含怒。」這把敬的心理狀態，反映得很清楚。因此，〕<sup>114</sup>周人的哲學，可以用一個「敬」字作代表。〔周初文誥，沒有一篇沒有敬字。〕<sup>115</sup>至於經常與敬字連用的【德】<sup>116</sup>字，原來【<sup>117</sup>應為「惠」字，後人以德為惠，而惠反廢。許氏《說文》【對惠字的解釋是】<sup>118</sup>「外得於人，內得於己也。从直从心」。我覺得這依然是後起之義。按〈康誥〉「朕心朕德惟乃知」，將心與德對舉【；〈君奭〉「公曰，嗚呼，君

<sup>106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107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3 字。

<sup>108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4 字。

<sup>109</sup>按，此 30 餘字，手稿僅作「敬是由警惕」5 字。

<sup>110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111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112</sup>按，論文作「本」。

<sup>113</sup>按，論文作「經過理智選擇後」。

<sup>114</sup>按，論文無此 70 餘字。

<sup>115</sup>按，論文無此 12 字。

<sup>116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310 餘字。

<sup>117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3 字。

<sup>118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7 字。

惟乃知民德，罔不能厥終，惟其終」，孫星衍《尚書古今文注疏》「汝亦知民之行，無不能其初，惟其終之難乎」，此德之必釋為行之顯證。〕<sup>119</sup>而】<sup>120</sup>《論語·先進篇》「德行，顏淵，閔子騫……」，以「德」與「行」連為一詞；〔《中庸》「庸德之行」數語，與《易·乾·文言》「庸行之謹」數語，同屬引孔子之言，係同一出處；而《中庸》之「德」，在《乾文言》即引作「行」。〕<sup>121</sup>周初文獻的「德」字，都【指的是】<sup>122</sup>具體的行為；若字形從直從心為可靠，則其原義亦僅【限能】<sup>123</sup>是直心而行的負責任的行為；【作為負責任行為的惠，開始並不帶有好或壞的意思，所以有的是「吉德」，有的是「凶德」；而周初文獻中，只有在惠字上面加上一個「敬」字或「明」字時，才表示是好的意思。】<sup>124</sup>後來乃演進而為好的行為。因好的行為多是與人以好處，乃引伸而為恩惠之德。好的行為【係】<sup>125</sup>出于【人之】<sup>126</sup>心，於是【外在的行為，進而內在化為人的心的作用，遂】<sup>127</sup>由「德行」之德，發展【成】<sup>128</sup>為「德性」之德。「敬德」是行為的認真，「明德」是行為的【正大】<sup>129</sup>明智。〈康誥〉中的「明德慎罰」，「敬哉」，〈召誥〉中之「曷其奈何弗敬」，「王其疾敬德」，乃周初文獻之一貫精神，隨處可以看到。周人建立了一個由「敬」所貫注的「敬德」、「明德」的觀念世界，來照察、指導自己的行為，對自己的行為負責，這【正是中國人文精神最〔早〕<sup>130</sup>的出現；而此種人文精神，是以「敬」為其動力的，這便使其成為道德的性格，與西方之所謂人文主義，有其最大不同的內容。在此人文精神之躍動中，周人遂能〔在制度上作了飛躍性的革新（註十五）。並〕<sup>131</sup>】<sup>132</sup>把他所繼承的殷人的宗教，給與以本質的轉化。

<sup>119</sup>按，論文無此 50 餘字。

<sup>120</sup>按，此 58 字，手稿皆無，僅作「即」字。

<sup>121</sup>按，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40 餘字。

<sup>122</sup>按，手稿作「是指」。

<sup>123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2 字。

<sup>124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64 字。

<sup>125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126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2 字。

<sup>127</sup>按，手稿無此 18 字。

<sup>128</sup>按，手稿無此字。

<sup>129</sup>按，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 字。

<sup>130</sup>按，論文作「先」字。

<sup>131</sup>按，論文無此 16 字。

<sup>132</sup>按，此 89 字，手稿僅作「這是文化發展中的一大飛躍。在此飛躍中，周人」等 19 字。